

去年十月份的时候，北京雅颂艺术团的老团长王涓先生早早邀请我，去参加他们的一场庆祝新年的演出，演出将于新年之前在雄安新区进行。我的任务是压轴演唱一首《沁园春·雪》。新年前夕，演出十分成功。雄安新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那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地方，到处都是崭新的、刚建成或正在建设的楼宇，人不是很多，但是那些还未完成的建筑都在预示着雄安美好的未来。

回京的列车上，坐在旁边的小孙和我聊起了歌唱发声的事儿。一会儿，旁边就聚集了好几个合唱团的团员，这个问高音怎么唱，那个就问练声怎么张嘴……都是歌唱的基本知识。然后我就说，下次咱们组织一下，找个时间，我给大家上个大课吧。

就是这样，今年二月，我给两个合唱团的团员上了第一节大课，共有八九十个团员单个跟我上课，每个人十五分钟左右。

业余歌者，最初的歌唱大都是从模仿开始的。我也是这样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喜欢唱歌，听着无线电、半导体收音机里那些时尚的流行的歌曲，就敞

清晨，地上湿漉漉的。昨夜下过一场雨，空气格外清新。

我走出宾馆，一转弯，向停车场走去。停车场那边，是整整齐齐的一长溜凹地，足有一米多深。

凹地是荒地，荒地里面零零散散地长着高高低低的植物。土地黄黄的，颜色非常醒目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那儿有一个不大的水洼，水不深，但特别清澈，倒映着湛蓝的天空。

我一向喜欢植物，想看看凹地里长的是什么植物，但我找不到可以通向凹地的路。突然，我看见不远处停着一辆电动车。我想，那儿可能是路吧，很明显，有人已经下到凹地去了。

突然，我听到一种沉闷的声音。啪、啪、啪，很有节奏，一下一下，间隔的时长像是计算过的一样。像是机床敲击的声音，又像是夯土机夯土的声音。

当我来到电动车的跟前时，我愕然心动，像是看到了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一样。我看见，在水洼旁边，有一个年轻的女子，正挥着棒槌，一下一下在石头上捶衣服。那么有力，那么沉稳，那么娴熟。

不过，那不是衣服。也许是床单吧，白色的。几十年都未曾见过这样的场景了，那么熟悉，那么亲切。我记得在童年的时候，在家乡的小河边，我经常可以看到大姑娘小媳妇，在小河边捶洗衣服的壮观场面。她们一边洗衣服，一边大声说笑，十分欢乐的劳动景象。

此刻，我是在县城，这个年轻的女人肯定也生活在县城。我心里热乎乎的，捶衣声声，敲击着我的心坎，我的记忆，触动了我无限的感慨。我有些激动，又有些感动。这简单的器具，原始的劳动方式，并没有完全消失。无论这

爱唱歌的人们

吴霜

开了嗓子跟着大声唱，哇哩哇啦，其实就是秀自己那年年轻亮丽的嗓子，唱告天下：我能唱！我喜欢唱！那些歌唱家唱出来的歌儿我都能唱得不比他们差！“无知者无畏”说的就是我这吧？

歌唱这件事看起来是谁都可以为之的事情，实则大大不然。歌唱是个技术活，且是个高超的技术活儿。没看见那些在舞台上唱得万千风姿的歌唱者低音回旋，高声如云，那可不是简单可以做到的，没

有个五年八年的研修练习再加实践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如今，许许多多喜欢歌唱的人参加合唱团，经常排练，时时登台，但往往缺少专业训练。所以，团员们希望得到一些指导，非常合理，非常应当。

第一次大课的八个学员，各有不同。他们都是热情洋溢，胆子也大，带了歌谱，站在琴旁。他们都是

有经验的业余歌者，经常登台，并不怕在人前展示。这就是我希望的，喜欢唱，首先是要不害羞，不管水平如何，却敢张嘴敢发声，这是我需要的。

个世界的变化和进步如何快捷，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如何现代，只要勤劳和朴实的品质不会远离或者遗失，就总有一些民间的文化和器物得以完好地传承。

我找不到下到凹地的路，又因为有别的事在催促着我，所以我默默地凝视和聆听了一会儿那位女子和捶衣声。

坐上车，我忍不住向朋友诉说了我的见闻和感慨。没想到，他一点也不惊讶。他只是热情而又细致地向我解释，这位年轻的女子一年可以节约多少水，一年可以省多少电。看样子，我看到的并不是孤立的个体。

宾馆的前面是一个大大的湖，湖的那一面，便是长江。隔着车窗，眼里波光粼粼的湖面，在我的面前幻化成人生和生活金光闪闪的字样。空气里飘溢着花朵的芬芳，捶衣声声，在我的耳畔回荡。

2025年，在涉外法律服务方面的探索和成果之外，我的译著《失群的鸟儿》的出版，更让我有了一种成就感。大家所熟知的泰戈尔的诗集《飞鸟集》，英文原名为Stray Birds，出现在该诗集中的第一句。我将之译为《失群的鸟儿》，以存其真。译译《失群的鸟儿》，不时与原作者泰戈尔有东方文化的共鸣。

从在大学任教到去伦敦大学学院求学，然后成为一名执业律师，我经历了一次法律与诗意交织的跨界之旅。泰戈尔的诗如一道光，照亮我内心深处对自由、对理想的追求。而这追求，也贯穿在我三十多年的法律服务生涯中。

在涉外法律服务的早期，业务主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并购领域。我和团队成员如同拓荒者，在这片新兴的领域中摸索前行。每一个项目都是一场艰苦的战役，我们不仅要精通国内法律，还要了解国际通行规则 and 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。为了一个条款的翻译、一个法律风险的评估，常常挑灯夜战，反复斟酌。那些日子虽然辛苦，却充满了成就感。我们见证了

第一位是个男士，声音条件很不错，音色比较干净，低音也有厚度，只是到高音时会支撑不住，原因是气息能力欠缺。这是基础功力的问题，一时半会儿不能矫正的。我能做到的就是鼓励和肯定，因为他的歌唱其实是有不错的音乐感觉支持的，这是必须要表扬的。

然后就是女士了，她们大都有一个特点，是我一定要认可的，就是都不怕大场合，不怯场，这一点，显然是合唱团的功劳。我曾经教过几个纯粹“白丁”的学生，喜欢唱歌，真心想学，只是确实不知怎样唱歌，随心所欲，任意而为。当然是我不能允许的，我便认真思考，想出了好多招法，用怎样的音型怎样的节奏来开启他们隐藏在里的歌唱元素。因为培训业余歌者和专业歌者是完全不同的方法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以前几乎从未经历过的。其实，教女声对我来说是适合的，女声教女声，我们的音域音色都相近，感同身受嘛。其次就是语言了，讲述歌唱的技术如果语言复杂深奥对初学者是不适合的，有关专业声乐词汇的诸如“位置”“通道”“腹式呼吸”等等，经常会让不常接触这些专用词的业余歌者头

一个个中外合资企业的诞生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法律的保障。

然而，法律行业如同变幻莫测的海洋，总是充满了新的浪潮。2008年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，让我意识到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并购业务将面临巨大挑战。而此时，海关与进出口合规业务却崭露头角。我顺势调整方向，带领团队开始钻研这一领域。当时，中国律师事务所的海关法律业务几乎一片空白，我们面临着来自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的激烈竞争。但我们没有退缩，凭借着对法律的执着和对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市场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我们终于在海关业务领域站稳了脚跟，为众多跨国企业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。

2016年，一家中国通信业制造巨头被美国商务部制裁的事件，让我深刻认识到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。企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如果不了解出



乡土记忆之二 (中国画) 赵澄寰

脑发昏，听得云里雾里。所以，不能那样教他们。得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语言，给他们开门见山的启发，让他们有一目了然之感。

那天的个别课，有五六位女士。坦白说，她们都是很能唱的，会唱很多歌曲，大多是民族歌曲，都是平日里我们常听到的那些歌儿，比如《梅花引》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也有西洋歌剧咏叹调，比如《水仙女》……业余歌者其实都很自信，他们敢听也敢唱，宝贵的是一颗热爱歌唱的心，一看曲目就知道他们平时是经常浏览并勤奋学

人们常常将教师比喻为园丁，这个比喻非常恰当。因为教育就像农业，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。老师培育孩子的成长，家长培育孩子的成长和农夫培育一株小苗逐渐茁壮成长，是同一个道理。一棵小苗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农夫精心呵护，施肥、锄草、浇水、除虫……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耐心等待，等待小苗的成长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一个小朋友的成长也是这样。如今在互联网时代下成长的孩子，离大自然太远，离土地太远。他们往往对于电子产品和各种娱乐工业生产的玩具更加熟练。

我觉得，让孩子们从小亲近大自然，亲近土地，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当下倡导的新劳动教育，正逢其时，大有可为。新劳动教育，可以让孩子更好地认识大自然，认识自己，认识大自然和自己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我们每个人，怎样去和这个世界更好地相处。通过新劳动教育，孩子们的手指，可以变得更加灵敏；孩子们的眼睛，可以变得更加善于观察；孩子们的大脑，可以变得更加善于思考；孩子们的心灵，可以变得更加善于感受。

让新生去开垦泥土，一定能像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劳动的精神将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。

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的规定，将面临巨大的风险。于是，我又一次踏上了新的征程，带领团队对美国、欧盟的管制和制裁进行深入研究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我们的涉外管制与制裁咨询业务逐渐成熟，为中外企业提供了专业的风险评估和应对策略。

在法律专业服务之余，我也积极致力于对外宣传中国涉外法治。连续多年在国际性研讨会、境外机构以及欧洲大学做贸易合规方面的主旨演讲、讲座或者培训。2024年，我的英文专著《当代中国出口管制法》在境外出版，并被欧洲大学列为贸易合规领域研究生教学的参考书目。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，更是中国涉外法治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。

诗歌触及人们的灵魂，这是我贴近诗歌的缘故。在忙碌的法律工作之余，翻译《失群的鸟儿》成了我探索泰戈尔诗情的灵魂之旅。泰戈尔的诗歌，充满了对人性、对生命、对世界

今春惊蛰未至，竟发现小院一角的陶盆里又有了新的生机——几株嫩绿的牡丹苗破土而出。俯身凝视，那稚嫩的嫩芽犹如春的使者，让久违的激动在周身蔓延。我随即拨通了临洮文友周老师的电话。他的声音裹着西北的风沙从临洮牡丹园中传来：“牡丹就是这样，不急不躁，依循自己的节拍静静生长。”

牡丹种子是三年前我到甘肃省临洮采访时带回来的。抵达临洮的那天晚上，我们坐在一个名曰“牡丹诗社”的地方。诗社的周老师指着堂屋中间的牡丹图骄傲地说：“这是我们当地的紫斑牡丹，因花瓣上有独特的紫斑而闻名。它开出的花朵大而含蓄，花开千重。”周老师又指着下午从牡丹园寻到的几株晚开的牡丹说：“这就是与中原牡丹、西南牡丹、江南牡丹并称‘四大牡丹’的紫斑牡丹。紫斑牡丹的栽培历史可追溯至唐代，临洮自古便是紫斑牡丹的故乡，尤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，历经千年风雨，传承至今。牡丹树全身是宝：枝干根须可入药，花籽能榨油，花朵除观赏外，还能酿酒……”说到酒时，他一拍脑袋，随即起身，奔向后院，不多时便捧出一瓶十年牡丹原浆，为大家斟上满满一杯。

我和同行的几位女士都是滴酒不沾的。县上的文友说，周老师的牡丹酒从不轻易示人，更别说喝了。见我们一脸茫然，他又解释道：“因为牡丹花期短、产量低，十年的窖藏陈酿便愈加珍贵。”我端起酒杯问：“这一杯用了多少花瓣？多长时间？”周老师说：“至少百朵花，十年是最低标准。”经他如此一番讲述，我不禁心生好奇，轻轻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刹那间，甜香如电流般穿透舌尖，弥漫至全身每一个角落；咂嘴回味，一股厚重之感随风而来，它在我的血脉中游走，又在空气中缓缓铺展开来，愈发浓郁。

那一天，那些关于牡丹的话题让人微醺，牡丹酒、牡丹花、牡丹树带着香气、带着贵气，也带着一种念想让人沉醉。离开前，周老师又拿出了他的宝贝——紫斑牡丹花籽送给我们。捧着手心里的牡丹花籽，大家相约，三年赛苗、五年赛花、十年赛树。我红着脸说，别说种牡丹了，就是普通的花，我也种不好，每每在网上淘来种子，不是发不了芽，就是开不出花。就是在花市上买回顶着花苞的回家后也开不了几天，我肯定种不出牡丹。周老师耐心地给我们讲了牡丹种植的技巧，他说：“牡丹最是娇贵，却又最是顽强，你试试吧。”

回家后，我小心翼翼地种子播撒在小院的花盆中，满心期待它们破土而出。然而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泥土依旧沉寂。直到第二年春天，我才意识到那些被我误认为野草拔掉的小苗，其实是牡丹在经过一个冬季的休眠后，在春季生发的嫩芽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猛地揪紧了，手忙脚乱地将它们重新种回土里，可终究还是没能挽回它们的生命。错过了季节，我对来年再发芽已经没信心了。当沉寂三年的牡丹种子破土而出时，我手指悬在半空，不敢碰触这脆弱而又珍贵的奇迹。

如今，小苗已生出第三对真叶，叶片上的蜡质在阳光下闪烁着青铜般的光泽。周老师语音留言，每年从他那领取种子的人络绎不绝，然而真正播种并且成功培育出来的却寥寥无几。他鼓励我也祝福我，等着十年二十年后看我的牡丹树、赏我的牡丹花呢。



的深刻洞察，与我在法律工作中所追求的公平、正义、真理不谋而合。翻译的过程，是一场与泰戈尔的“对话”，也是一次对自我内心的探索。

法律与文学，看似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，在我看来，却有着内在的联系。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基石，追求的是公平与正义；文学则是人类情感的表达，探索的是人性与生命的意义。它们都是为了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美好。

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涉外法律服务领域依然充满着机遇和挑战。我将继续在法律的海洋中乘风破浪，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保驾护航；也会在文学的天空中自由翱翔，用翻译的翅膀传递更多的美好与希望。因为，我深知，无论是在法律的殿堂，还是在文学的花园，我都是一只追求自由和真理的鸟儿，永远不会迷失方向。

从多瑙河畔到印度洋之滨，法治为舟，为“一带一路”护航前行。

责编：刘芳

迟开的紫斑牡丹

云舒